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邓云乡集】

宣南秉烛谭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南秉烛谭/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330-4

I. 宣... II. 邓...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342 号

——邓云乡集——

宣南秉烛谭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湜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378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330-4/K·249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代序

按语：《宣南秉烛谭》就要出版了，还缺少一篇序。怎么办？本来早在十五六年前，我就想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开以此为题的一个专栏，当时暑假期间，我住在右安门里仁街家中，的的确确是个宣南人，便先写了一篇两三千字前言，不想后来专栏未开成，把这篇“前言”也被没收了。后来此书编成，一心想写篇长序，综述宣南在几百年来与中国全国历史文化之关系，但浮想虽多，却未能抽时间写成文字，前见报载菜市口往南拆成大街的报道，忽然感到，下世纪也无所谓“宣南”了，何必多余再写序呢？手头恰巧有这篇为友人所编《学林春秋》写的长文，题为《我与北京历史民俗》，其中说到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繁华，是全国的，也可以说是“宣南”的。因之，把它编在前面，就作为代序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记于

浦西延吉水流云在之室晴窗下

友人来函约稿，让我写一篇谈我关于北京历史民俗学术研究的文章，感到十分惭愧。因为一谈到学术研究，便感到太高级了。因为我对于北京历史民俗只是欣赏爱好而已，因为欣赏爱好，所以几十年来，注意这方面的观察、思考、想像，过去到过一些地方，接触一些耆旧，眼看过一些变化，搜求过一些旧闻，

阅读过一些书籍，讨教过一些老师……这样使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肤浅的知识，更因为感情所系，对其爱好，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知乐之者”，我一直是写小文章作为最大乐趣的，而思念所系，又都在北都旧事，这样写的有关北京历史风俗的书就十分多了，也似乎成为这方面专门的历史民俗学术研究了，其实哪里谈的上呢？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北京出生的外省人，虽然老辈曾祖、祖父、父、母等位先人他们都在北京生活过，可是我童年一直在乡间山镇。我时常想：也许我如果出生在北京，从小北京长大，或许对北京没有那种较新鲜深刻的认识与爱好，也不会对北京历史风俗那样感兴趣，去注意观察、欣赏、理解它……我又想，如果我不在解放初就调离北京，久住江南上海，也许对北京的历史民俗没有那么殷切的思念，没有那样深情……我再想，当年我到了江南上海，我父亲、弟、妹还留在北京，我又是教书匠，每年暑假（除特殊年份外），总有个把月假期，这样我有条件每年回京探亲，重游故地、寻访故人，互诉衷曲……正因为我对北京有那样先前的条件，有后来这样的方便，所以我比从小生在北京的人，一生一世未离开过北京的人，或远客异地它乡、漂洋过海到过外国，多少年没有回过北京的人……观察、理解、注意的焦点，更清楚、更客观、更细致、更真切……我基本上是读熟了这本书的，也看清了这本书的……当然，熟和清都是程度上、感觉上的，距离所谓的学术研究那还是十分遥远的。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学者、专门家。

何以见得，不妨举例说明。我小时候在乡下常听嫡母贺老太太讲说北京故事，她老人家是庚子前在北京度过童年的。民国初年，又和父亲在北京居住过的，那时住家在河伯厂，后来又搬到羊肉胡同。讲她小时洋人进北京的事、逃难的事，也讲城南游艺

园看放“盆子”时的热闹，她拿大幅照片给我看，我看民国初年她年青时穿着高元宝领紧身长袄、下面长裙子的照片，她告诉我一起照像的那些女性，这是哪位姨妈，这又是哪位姑妈……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对什么这个官、那个“老”、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六国饭店游艺园”已经十分神往了，及至到北京之后，因为是早闻名已久，急于想知道的，自然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比生在北京，早已司空见惯的人，看的更为仔细。但又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常常与乡下比较，觉得北京并不是样样都好，不少地方很不如家乡山镇。比如厕所，北京蹲坑很浅，蹲人的地方很脏，大小便狼藉不堪，有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而吾乡山镇，厕所都是丈数深的大坑，上盖木档，边上一堆黄土，厕所主人多为积肥，每天人们新拉屎尿，就随时用铁锹铲两锹黄土盖上，因而一点也不臭。而北京则不然，尤其公共厕所，要掩鼻而进，迄今北京还有不少这种厕所，真是无法说起。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人，就不觉得，久住北京的人，也不觉得，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但当时也有特别好的地方，如我到北京时，正是袁良作市长的后期，袁字文钦，杭州人，从小在杭州拱宸桥给日本商人作学徒，后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日俄战争时，他还替日本老板服兵役，当过日本兵……是真正的日本通，日本人爱干净，他作市长受此影响，放出谣言，说市府号召灭蝇，打多少苍蝇，到市政府就可卖一元钱，开始大概真有人卖到钱了，于是许多大人小孩齐动手打苍蝇，想去市府换钱，后来才知是谣言……但这样一打，当时的北平，真的苍蝇极少了。尤其夏天厨房里，看不到苍蝇，这就比山镇好多了……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只短短两三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来了，“七七”事变不久，北京沦陷了。古城文化消失了，灾难开始了。或者说从此文化的古城坠入灾难的深渊中了……昔时的岁月永远不

复返了。而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十分短暂的两三年美好的回忆，这是我对北京历史民俗的眷恋的感情基础……经历了八年抗战，亦即沦陷后北京的耻辱苦难生活、经历了抗战胜利（即所谓“惨胜”）后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极为穷困的饥饿生活……直到北京解放、全国解放，这漫长的岁月中……对于往昔，就只剩下华胥之梦了。

北京是上千年的首都，凝聚了全国的人力、财力的精华，而且是历史的积累。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随西方侵略势力进入中华，在北京表现了最大的冲撞，开始了本世纪，这样北京就不但是中华人文精华历史的总汇，也是西方文化较为集中融入的中心。庚子、辛亥之后，三十多年中，表现极为明显，二十年代末北伐成功，而当时统治者，无器度、无眼光，放弃北京为首都，把政治中心迁到南京，一开始就成为偏安局面，或许是注定它日后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吴宓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末“南游日记”中组诗有两首道：

朱户树阴夹广路，绮窗花影映阶除。

卜居终爱北都好，何似南中隘且淤。

燕云列代帝王都，却寇威夷诩霸图。

岂意功成革命日，偏安江左计何愚？

此诗记在七月二十八日《日记》中，第二天吴即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去天津，到南方去游历，临行时发此感慨，而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均同此慨叹。但感慨又有什么用？从此政治中心移到南京去了。辛亥之后北洋政府短暂的议会政治，在政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勾结军阀的混战中结束了。南京的党国政权开始。北京剩下一座空城，一城市民，几十所学校，大群眷恋于旧都文化学术的学人，包括清朝的遗老遗少，及大批远涉重洋，到欧美吸收了

西方文明、西方学术的洋博士，聚守在这失去政治中心，只剩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城里，服务于最好的学校、博物院、图书馆、医院、各种研究机构……休闲于最好的厂肆、书摊、公园、饭馆、浴室、戏园、街巷胡同、四合院房舍……充足的经费、丰厚的收入、低廉的物价、便宜的人工……这一切，形成了北京的往昔的文化精华，是来自历史，凝聚历史的；是来自全国，凝聚全国的；是来自世界，凝聚世界的……回顾北京历史民俗的着眼点，首先应该放在这种气氛上，因为它是来自全国的、世界的，也是影响全国的、世界的……不信，近半个世纪中，美籍华人得诺贝尔奖金及其他有世界名望的学人中，就有许多位昔时是受过北京古城文化熏陶的。如不注意到这点，从这样的高度去观察北京历史民俗文化，那就不能真正认识到北京的历史民俗的本质，如把着眼点只停留在骆驼祥子、天桥、豆汁、焦圈、城根喊嗓子、河沿溜鸟、请磕安、西皮流水、满胡同拉屎、满口脏话……只剩下这些，那还怎么能成为上千年的、辽、金、元的、及自明、清直到北洋政府跨台的全中国人民的京都呢？

现在说到北京和上海的历史民俗，有两个十分重要，必须在思维中首先明确，时时要注意到的问题，而常常被人们忽略掉，年青朋友没有经过，忽略掉还情有可原，而一些年纪较大，甚至高龄的学人，也常常忽略掉，给年青读者，造成错觉。一是上海三十年代租界地的政治特殊性，中国政府管不了。不少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或在这环境中出版的书刊上刊载的……近见不少老辈学人回忆三十年代上海各出版刊物的文章，似乎很少说到此点。——不过这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不去管他。那么北京是什么问题呢？首先现在人们常说的“北京人”，几十年的户口冻结，似乎忘记了人是活动的，是应该有居住自由的，似乎“北京人”是固定的动物，大似千年松、万年柏

了。其实北京在“七七”事变前，又有几个是“北京人”呢？我上初一时，同座位小孩叫郑风胡，住屯绢胡同，是郑孝胥弟弟郑孝桱的孙子。前面小同学是苏州大儒巷潘家的儿子，住口袋胡同。另一小同学是吴兴周家小孩，住兴隆街……班上四十多个小学生，广东的、山西的、山东的、冀东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北京人。当时管北京人叫“本京人”，另外还有的叫“旗人”。同学中有一个姓“沈”的，是“外馆沈家”子弟，这才是真正北京人。在历史上似乎是没有“北京人”这一概念的。天子脚下，五方杂处，哪一省人都有，哪里有“北京人”呢？“南方人”、“老西”、“本京人”……这都是常叫的，还有“旗人”，这在清朝是特殊的，三十年代还常叫，但常常前头加个“穷”字，没有威风了。再有“直隶人”，即河北省人，现在没有人叫了。这包括北京周围郊县的人。这里有一点，现在人也很少注意到。即北京城里人和郊区人，用现在话说，即反差非常大。或者也可以说是差距非常大。这一点明、清两代直至北洋政府、政府南迁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如说江南文化经济是面上的繁华，那北京城的历史民俗，繁华文化只是城圈里，甚至可以说是“宣南”的。“一进彰仪门，银子碰倒人”，就是满眼繁华，一出城，就是“吟鞭东指即天涯”、“鸡声茅店月”了……城墙内外差别就这么大，谈北京历史风俗，这点必须注意到。细说甚繁，只举一例，北京城内那么多学校，而郊区来读书的并不多，大中小学，来读书的，更多的是城里人，南方人，外省人。郊区最多的是劳动人民。当时的女佣，俗名“老妈子”，最多是三河县人、顺义人、京郊人，而且在宅门帮工多少年，手头也攒了不少钱，而打扮永远是乡下装束，大脚小脚，一年四季，都绑腿带，连散脚裤都很少穿，一律梳头，没有剪发的……和太太小姐一看就能分出来，和现在安徽、四川的穿牛仔裤、“T”恤衫的打工妹迥不相同。再有明、

清两朝大量的太监，大都是北京附近定兴、宝坻等县的人。清代吃衙门饭的，即书吏，大多是江、浙籍几代住在北京的后裔北京人，但自称仍说是“南方人”。而作衙役、跟官等除南方人的后代外，多保定人、天津人，都经多见广，能说会道，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人尖酸溜滑，欺软怕硬，都是这些人流传下来的。北京又是政治中心，政权、军权集中的所在，这种势力与权势结合起来，是最容易形成欺压善良百姓的恶势力。直到今天，并未断种。三是北京历史民俗中的社会层次，分的十分清楚。是客观上文化、经济、地位……等方面自觉形成的，自动遵守的，并没有谁人为地限制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胡适之先生的汽车司机开车送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这司机绝不会在没有胡先生的吩咐下，他也锁上车门到茶座上坐坐。司机赚钱与小学教师差不多，甚至阔人司机要多的多，权也大的很，但他不会带孩子老婆到来今雨轩坐茶座、吃西餐，请他去他也不去，他自觉是佣人，另有他去的地方……现在人很少谈旧时代妓女，而当时妓女等级区别也十分严格。班子里的姑娘（红花）、娘姨（绿叶）可以成名，成为名花名叶，结交名人权贵，一旦从良嫁人，马上变成某太太……而三等妓院，则是接待劳动人民的，真是人间地狱。曹禺《日出》所描写的翠喜、小东西等等，正是二三等的下等妓女。文化层次、结交对象、生活作风其间差距甚大，现在一般人是很难想像的。要理解，可以，要阅读大量书籍，如《吴虞日记》，便是很好的资料。当年他在北大作教授，月薪二百六十元，逛胡同捧花忆情、娇玉等姑娘，要接娇玉从良，用两千元身价。木刻印五十本《赠娇玉诗》送人，连刻字带印刷用四十余元。当时这些老先生都以这些事风流自赏，并不回避。连胡适之先生也免不了。《胡适日记手稿》民国廿年四月五日记云：

前昨两夜，与王叔鲁、周作民、罗钧任、陈博生诸人吃饭。他们闹酒、劝我喝酒；因席上有几位妇人帮他们劝，我勉强喝了几杯花雕，前夜喝七杯，昨夜喝五杯……两次喝酒，便复发病，此次破戒，竟得酒害确证，可以使我坚守酒戒了。

王叔鲁即王克敏，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又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妇人”是谁，班子里叫的条子，即妓女，即所谓吃花酒，王克敏某房姨太太娶的是名妓“小么凤”，是王揖唐姨太太养女，二王是“丈人”、“女婿”的关系，在旧时官场中是十分著名的。这些人言谈风度，现在人亦很难想像，但决不像现在电视剧那些演员凭想像演的那样粗俗，不然怎么能劝得戒了酒的胡先生又破戒喝酒呢？——我倒不是故意暴露胡校长的小节，实在是想见胡先生随和的神态，正好作为谈北京历史民俗的实例，说明社会的等级差异，与现在时代隔阂甚大，要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能凭主观去想当然。因为那太离谱了。

北京历史民俗的书籍资料太多了。方志之外杂志，正史之外野史，野史之外集部，元明清以来文人的日记、书信，以及大量的小说、通俗文学戏词、鼓书词之类，还有大量卷宗、案例、公私文书，真是汗牛充栋，阅不胜阅，找不胜找……当然是越古老的越少，越后来的较多。十年前，在新加坡国大开汉学会，认识了普林斯顿大学陈学霖博士，他是专攻宋金元明史的专家，是华盛顿大学历史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专攻宋、金、元、明史，自然对北京历史风俗有深入的研究，对北京建城传说极感兴趣，对“刘伯温与哪吒城”的民间传说，正在深入研究（现其专著已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就问我一些传闻，而匆匆之际，我所知寡陋，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真感十分惭愧。而北京城元大都是刘秉忠主持造的，后来明永乐又在大都旧址南移造

北京城，先造内城，许多年后又造外城，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拆城，这座“凸”字城的确辉煌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但正史上永乐建北京城时，刘伯温早死了，姚广孝亦未参加，因而“刘伯温建造八臂哪吒城”只是民间神话传说，而我从小就一人常到故乡山镇南梁上阎王殿玩，看惯墙上画的牛头马面、刀山油锅，从来不怕神、也不信神，只怕强盗、土匪……不信迷信鬼神，而最热爱和平生活。因而对元代哪吒城也好，明代哪吒城也好，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姑妄言之姑听之”，不去注意，却对元代北京市民生活风俗怡然神往，这是因读欧阳玄十二首《渔家傲南词》引起的。这十二首词是每月一首，写元大都百姓生活，形象极美，其中夏景最令人神往。如五月“月傍西山青一掐”、“血色金罗轻汗褐”、“凉糕时候秋生褐”……六月“辘轳声动浮瓜井”、“碧莲花肺槐芽神”……等句，都同本世纪前期生活仿佛，真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欧阳玄元延佑元年（一三一四）以《天马赋》第一名进士及第，中了状元。其后为国子博士，奉议大夫、国史院编修官、翰林直学士等官。在大都为官八九年后，仿其祖上先人欧阳修《渔家傲》鼓子词写此。序中说：“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留下了元大都的文字风俗画面，使后人读了不但怡然神往，而且如在目前，与后来北京生活不少完全一样。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报上写小文介绍过，收到不少北京读者来函，如说北京话中直到今天管汗衫，还叫“汗褐”，夏天西瓜直接扔到井中，用井水镇着，吃时摇辘轳用柳罐再取上来。想像旧时生活，去元代虽远，但风俗传统，犹可寻觅，极有情趣。我一直想把十二首风俗词，逐一作一解说，但一直不敢，一直拖着，直到前年年底，才发奋去写。一写，才知“不敢”、“拖着”的确是实情，因为不懂的地方，无法解决也。如“二月”中“引龙灰向银床画，士女城西争买架，看驰马。官

家迎佛喧兰若……”这“引龙”句是写二月二引钱龙，用草灰沿墙根由大门外直引到内室床脚下，明、清以来讲岁时风俗书，记载甚多。连我家故乡山镇也有此风俗，不用草灰，用谷糠，年年来引。而“争买架”，“架”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向“城西”买呢？“架”一是买鹰的数词，一只鹰叫一架鹰。为什么向“城西”买呢？“城西”是城内西城呢？还是城外西郊、西山呢？“架”二可以说是“抬架”的架，“架窠子”的架，这又是交通工具。同下面“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解说中虽然征引文献，强作解人，但总感牵强附会，说不准确，感到十分遗憾。因此有些历史风俗的，从文献记载中，可以通过文字或图画理解，有些则非要经过见过的人点悟，一说就明白了。如说到清代的市内交通工具骡拉轿车，常说“大鞍车”、“小鞍车”，我一直怀疑，如何区别“大”、“小”呢？六十年代初，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庚子”后在北京生活过的，有次闲谈说起“大鞍”、“小鞍”，我说什么叫“大鞍”、“小鞍”呢？他老人家说：“那还不好区别，大鞍就是骑鞍……”一个“骑鞍”，我一下子明白了。但如这样告诉年青朋友，肯定仍然不理解，因为什么是“骑鞍”，他也不明白。《渔家傲》词“六月”有“绦鬟亲王初守省，乘舆去后严巡警。”“九月”有“龙虎台前鼙鼓响……千官瓜果迎銮仗”句。这是元代皇帝年年六月幸热河开平上都，九月自上都回銮。当时自大都有一条路通向上都，当时两都均极繁华，元代风俗诗词亦多咏唱者，其后上都元亡后荒凉，迄今几乎旧迹难寻，实际历史、风俗可研究者甚多，只是文献资料少，实际寻访调查亦无此力量，只是想像嗟叹耳。

明以后北京历史风俗，以迄解放前，均有地域可寻访考证，有文献可征，有实物可见，较为系统容易。但文献资料，最好是第一手资料。第二手、第三手辗转抄袭者太多，殊不可靠。清代

末叶及本世纪前期，有大量日记、书信、新闻纸、以及民间俗曲鼓子词等等，均是最可贵的材料。如“百本张”唱本中，对于晚清生活、衣食住行、庙会等都有详细记载。我对一百多年前护国寺庙会、妙峰山走会就是从“百本张”唱本中了解详细情况的。顾颉刚先生当年调查妙峰山时，好像还没有引用到这个唱本。有不少历史民俗掌故，就是从前辈学人书信中得知的。如有名的“谭家菜”，就是看了陈援庵先生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才知道当时的“鱼翅会”，那时谭篆青先生还住在丰盛胡同老宅子中，还没有穷到卖房子的时候呢！“鱼翅会”成员每人一餐四元大洋，都是傅增湘、陈援庵这些既作过总长、议员，又十分有学问、有财力的人才参加的。大字识不了一斗的土包子，纵然腰缠万贯，怎么能上得了这样的台盘呢？

我作学生的时候，是一个十分不用功的学生，认识海内名师的确很多，但没有好好跟他们学习，实在谈不到具体的师承，只是多少从各位老师们的言行中受到一点熏陶而已。从作中学生时代，就好东拉西扯写点东西，又因环境关系，时写时辍，始终也不成气候，也不敢成气候，但在混乱的世事当中，在苦难的人生当中，总也希望有点欢乐、有点寄托、有点生之趣味，这样就看点喜欢看的书，注意点喜欢注意的事，写点喜欢写的东西，说的都是些大实话……哪里谈得到北京历史民俗研究呢？让一些专家们听到、看到，岂不笑掉大牙，哈哈……

目 录

代序	(1)
钦差大臣的旅程	(1)
巡阅澳门	(8)
外语“谜”	(11)
诗人、词人、书家	(14)
潘家曲子	(19)
《潘氏科名草》	(23)
潘氏藏书	(29)
黄仲则与宣南	(33)
刘墉与和珅	(37)
宝月楼	(43)
漫谈咸丰	(49)
热河密札	(52)
圆明园“五春”	(55)
肃顺被杀	(58)
光绪治病	(62)
力医隐	(66)
皇上过年	(70)
圆明园与李鸿章	(73)

2 宣南秉烛谭

记张荫桓	(76)
谭浏阳诗话	(80)
谭嗣同诗	(83)
吴大澂、谭延闿	(86)
谭延闿与北京	(89)
谭延闿自写诗草	(92)
“错认秦淮夜顶潮”	(95)
父子翰林	(103)
曲园四代人	(106)
龚定龢出都	(110)
讽刺诗	(114)
关于瑞澂	(118)
太炎先生五题	(121)
汤夫人	(121)
龙泉寺	(122)
绝食	(125)
长女自杀	(127)
太炎弟子	(128)
沈渔溪事	(133)
袁氏父子诗	(137)
寒云艺事	(140)
皇子数“爸爸”	(143)
学人刘师培	(146)
蔡松坡之死	(154)
谭家菜与谭家词	(157)
萧龙友诗	(162)
陈师曾诗与印	(165)

风俗画小议	(168)
姚茫父谈脸谱	(172)
芝木匠故事	(175)
弘一法师李叔同	(179)
击技家“魏龙藏”	(184)
女大学校长	(187)
俞粟庐水磨腔	(190)
《振飞曲谱序》书后	(193)
吴梅词学	(195)
南唐二主词	(197)
吴梅《霜崖曲录》	(201)
熊凤凰	(205)
“旧王孙”书画	(208)
苏州殿春簃	(211)
明轩与殿春簃	(214)
郁达夫与北京	(216)
戴月轩女孙	(222)
从“断魂枪”谈起	(225)
袁良轶事	(227)
我的房东和邻居	(229)
马徐维邦铅笔画教材	(232)
关于杨翠喜	(234)
名人与名伶	(239)
刘喜奎	(243)
梅、程师缘	(248)
鼓王弟子	(250)
马连良与卓别林	(252)